

弟弟 這些年你都好嗎？

· 阿邦叔叔 ·

樹立於國防部大直營區周邊人行步道上的「〇一〇二」紀念專區，三月二十九日在總統蔡英文女士的參與獻花儀式中，正式啓用。典禮上，蔡總統表示，這八名將士過去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棟樑，他們的離去是國家和國軍的重大損失；但他們的逝世卻團結了社會，讓軍民得以同心偕手，一起站上街頭，向殉國將士送哀致敬。

蒼茫穹頂下，頭戴黑色毛帽，口戴綠色口罩，披著黑色外套，腳上覆蓋著綠色罩毯，無力站著出席儀式，堅持坐在輪椅上，參與全程的沈媽媽，花白的髮在黑帽襯托下，顯得格外悲愴淒涼，白髮人送黑髮人！

讓我不禁想起民國一〇一年十月二十八日，我以同學身分，護送陸正的忠靈箱回嘉義基地。陸正和我同為官校九十年班，我們一起念書，一起受訓，我沒飛出來，他有飛出來。此後，我們在軍旅上各自奮鬥，我走地勤修護，他在空勤圈擔任救護機飛行官。沒想到，許久不見，再見面，卻是這樣的場合。

陸正和他太太結緣在官校，我們都熟。那天，我抱著忠靈箱下飛機，迎面而來的是許久不見的嫂子，她說：「好久不見了！」我沒答話，我怎麼說得出口，「對呀！真的好久不見了，沒想到再也見不到了。」

等待時，我捧著同學的衣冠塚坐在椅子上，他年幼的孩子就坐在我正對面，好奇地到處張望，我低下頭，不忍卒睹這個長大以後沒有爸爸陪伴棒球的小男孩。我想開口對弟弟說，你爸爸很偉大，他為了救人，犧牲了自己；但我終究說不出口，因為陸正犧牲的，不只是個人的生命，還有他全家人的幸福。

時至今日，仍有許多職業是危險，會送命的，像醫院裡的醫護人員，他們為了搶救新冠肺炎病患，因為防疫需要，不僅長時間回不了家，甚至可能染病身亡。他們的犧牲是爲了救更多人的性命，他們的犧牲是偉大的、是光榮的。就像陸正當年的殉職，我心痛，我不捨，但我知道人終有一死，陸正能以這樣的方式告別人世，

成爲護國英靈，求仁得仁，我替他感到驕傲。

八年過去了，陸正的兒子現在應該已經上國中了，希望他已經懂了，爸爸不是不要他，而是有許多事總要有人去做，才能讓社會運作如常，才能讓更多生命存活下來。

古智賓是我們期上第一個殉職的飛行員，那年二十九歲，在澎湖海外海訓練時，墜機身亡；陸正是第二個，他們曾經離我很近，對我的軍旅影響很深。我以爲在我服役滿二十年，脫下軍服之前，不會再經歷這種天人永隔的悲慟，沒想到，我一直敬佩崇慕的沈司令，在藍天長空中、在總長職位上，獻身殞命了。

沈司令進入我的軍旅是在民國一〇六年，當時我剛來司令部，八月十一日發生了「T-10戰機飛官夾帶麻糬事件，媒體炒得沸沸揚揚，三天後迎來了空軍的大節日「八一四」。慶祝大會上，沈司令先是頒發航空專家王立楨老師楷模甲二獎章，接著致詞時，以王老師臉書上發表的文章爲引，抒發個人心得，與官兵同仁們共勉。那是我生平參加大會，聽主持長官致詞，聽得最認真的一次。什麼是不當私人物品？一包香煙？一個記事本？一支鋼筆？王老師以黑貓英雄陳

懷生在大陸上空陣亡後，於座機殘骸裡發現一本聖經為起喻，續引二次大戰，部分飛行員派往前線時，機翼下方帶著裝有二十四瓶可口可樂的載具，此舉被美軍長官視為提高士氣的舉動，而非犯規。再以個人經驗為文，敘述第一次波灣戰爭期間，他辦公室裡有兩位美國 Air National Guard 的 F-16 飛行員，分兩批被派往沙烏地阿拉伯，先行的飛行員在三十五歲生日前受命赴外駐防，無法與家人共度生日。然，他的女兒仍牢記著屬於父親、屬於他們一家的重要日子，於是烤了一盒 Cup Cake，託給第二批的飛行員轉交。那盒蛋糕歷經了兩天的飛行運輸，由加州送到沙烏地阿拉伯，雖然不是新鮮現烤、當日出爐的蛋糕；但消息一出，溫暖了多少軍人父親的恩情？提振了多少前線戰士的士氣？

王老師很會說故事，故事說得動人心弦。

沈司令從王老師的貼文裡讀到了民人對軍人這份職業志業的尊敬，讀出了王老師對軍人長年不能在家的體貼深情，也從發文檢討了這起事件中，那位飛行員的錯處以及空軍現行規定未臻周延的地方。沈司令說，他認同王老師，帶麻糬、帶私人物品沒有

錯，錯的是沒有把攜帶物品在座艙中安置好，因為一旦遭遇亂流，那盒麻糬極可能導致空中危險事件。

正面的批評是一個有改進建議的善意指正，目的在使團體更好，使制度更好。沈司令敢於面對錯誤，勇於承擔責任，不隨媒體起舞，下令不要懲處當事人，立即增修相關規定的魄力，收服了我。

之後我看到《忠勇報》上的「司令週記」專欄，在「八一四」勝利八十週年的當週，沈司令惕勵自己與空軍同仁傳承忠勇軍風和筭橋精神的同時，分享了李家同教授的一則故事：

聖彼得大教堂裡傳出了一陣陣沉重的鐘聲，教宗庇護二世往生了。教宗的靈魂悠悠到達天堂，天堂也有電視，所以他看到地球上正為他舉行葬禮的盛大場面。可是天堂裡，似乎沒有人認識他。

他在天堂大街上走著走著，看一個牌子寫著：「天堂報到處」，他走了進去，辦事員笑容可掬地問：「歡迎光臨天堂！請問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教宗庇護二世。」

辦事員在電腦鍵盤上打進了一些字，「怎麼找不到你的資料？」滿臉困惑地說：「如果不能證明你的身分，你就必須離開天堂。」教宗糊塗了

，在地球上每個人都認識他，他想了想，說出了一個比較小的頭銜：「某某地方的樞機主教」，電腦上仍顯示：「查無此人。」教宗流汗了，再說了一個頭銜：「某某地方的主教」，仍然查無此人。最後，教宗想起他曾在羅馬鄉下的孤兒院照顧貧窮孩子，在那裡他做了八年的神父，當時大家都叫他保羅神父，於是他怯怯地說：「那保羅神父呢？」

「找到了，歡迎你，保羅神父，資料上說你是個仁慈的神父，許多貧窮的孩子都感受到了你的愛。」

教宗偷偷看了一下電腦螢幕上的文字，發現資料上謹記載了他在孤兒院的經歷，至於之後他做主教、樞機主教、乃至於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，隻字未提，完全空白。

保羅神父倒抽一口氣，拿出手帕，把額頭上的汗抹去，心想：慚愧呀！從接任主教以後，忙於宗教事務，真的沒再去看看那些貧窮的孩子們了。此時，電視上傳出新聞快報，新教宗產生了，是路加神父接任。保羅神父低聲嘟囔著，「我認識這個傢伙，我要傳個信息給他，叫他不要忘記自己是誰。」

這個故事還沒完結，場景轉到羅馬鄉下，一個七歲的小男孩約翰得了

重病，快死了，路加神父常來看望他，每次路加神父的慰訪都讓小約翰非常快樂。

一天，小約翰對路加神父說，「路加神父，大家都說你長得很像新教宗，可是你又像一個普通的神父，你究竟是不是新的教宗？」

路加神父叫他不要胡思亂想，舉起手祝福小約翰。小約翰看出來了，笑著說道：「神父，你露出馬腳了！你用拉丁文祝福我，只有教宗才會這樣做，你就是教宗。」

此時，路加神父彎下身，在小約翰耳朵旁輕聲地說：「孩子，我的確是教宗，可是我一直沒有忘記我也是路加神父，是來自鄉下的一位普通神父。」

小約翰又笑了，「是呀！我只認識路加神父，我不認識教宗。」

沈司令藉由這個故事與同仁們共勉，軍人的職責是保家衛國，因此，戰訓本務、領導統御、軍紀安全等等，是每位同仁必須奉行的基本職責，這些職責不會因為職位高低而有所改變。

「奉行軍人的職責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軍人」這樣才能成為長官信任的幹部、部屬敬重的長官、國人尊敬的軍人，而這份「信任、敬重與尊敬

」就是軍人榮譽的來源，也是進入天堂的證明。

沈司令懇切的訓勉惕勵猶言在耳，在我十八年的軍旅生涯裡，身爲一個後勤幹部能在空軍的歷史長河中建立什麼功勳，我很清楚，沒有。但我知道，只要我在後勤工作上，盡己所能，確按程序，做到最好，就能讓飛行員的飛行風險減低一分；只要我在補給工作上，盡己所能，周延規劃，讓飛機的妥善率維持在水平之上，就能讓飛行員的失事風險再減少一點。

就剩一年多了，想做的還很多，我會拼盡全力，做到最多，這是活著的我，追悼兩位好同學、好兄弟，緬懷一位難得的好長官所能做的。

「〇一〇二」八位將士離世已逾百日，但紀念專區啓用典禮當日，仍有大量的眼淚在流淌，傷心、感懷、哀痛、致敬。有些人死了，卻像活著，經常被人惦念在心裡，一顰一笑，一舉一動，令人懷想不已。

陸正的兒子應該已經很高了吧？應該帥氣地就像他爸爸一樣吧？當年沒問出口的話，如果再見，我說得出口嗎？

「弟弟，這八年，你過得好嗎？你爸很偉大，你可以理解、認同他的選擇嗎？」

古莫的演講

· 采潔 ·

隨著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在美國紐約帶來重大災情，州長古莫（Andrew Cuomo）的精彩言論與決斷魄力讓他一夕爆紅，甚至傳出將代表民主黨與川普對決，問鼎總統大位的呼聲。對於古莫的施政成效我不住紐約，不便評論；但古莫這段時間以來的衆多言說，深得我心，尤以三月二十一日對國民警察隊隊員的一席演講，跌宕澎湃，大鼓人心，值得所有擔任領導職的國軍幹部參考。

這段演說不長，就四分鐘講兩件事，第一，傳達身先士卒的承諾與勇氣。「我絕對不會要求你們做任何我不會做的事，我也永遠不會要求你們去任何我自己不會去的地方。」第二，召喚聆聽者的榮譽感。「你們正親身經歷歷史性的時刻，這是一個會被記錄下來，會被很多人傳述的時刻，這是一個改變國家的時刻，這是一個塑造個性、改變個人的時刻，讓人變得更強大、或者更脆弱。」

其實，在徬徨迷茫、驚慌恐懼的時候，部屬們要的就是領導人的一句話，安定人心，鼓舞士氣，帶著他們踏步向前，往成功之路征戰邁進。